

劉家謀在臺之詩作初探

謝崇耀

一、劉家謀其人其書

劉家謀，字仲爲，一字芭川，福建侯官人。其人「學問

淵博，行文如翻水成。工四六詞賦，而尤邃於詩。」（註一）

著有「外丁卯橋居士初集」八卷、「東洋小草」四卷、

「開天宮詞」兩卷、「海音」兩卷、「觀海集」四卷、「東

洋記程」一卷、「操風瑣錄」一卷、「鶴場漫志」兩卷、

「懷籐吟館隨筆」一卷、「攬環集」一卷，皆可傳者。其中

「海音」及「觀海集」兩書，係在臺之作。」（註二）

我們由謝章铤的〈教諭劉君小傳〉可知，他是一位出身於書香世家，聰穎早慧而有成的才子。只是在進士科考中卻屢試不中，僅謀得一教職，後來又因為他的個性正直敢言，屢屢得罪上級，因此仕途並不順利。（註三）清人韋廷芳在爲《海音詩》作序時也曾言道：「先生爲人慷慨豪俠，絕少頭巾氣。故其爲詩風流跌宕，而嬉笑怒罵，欲歌欲泣，亦復激昂悲壯。一切地方因革利弊，撫時感事咸歸月旦。往往言人所不敢言，所不能言。」（註四）由此可見其豪邁正直的性

格。

劉家謀是在道光二十九年來臺任臺灣府學訓導，歷經四年於咸豐二年病逝於臺。其在臺之著作有二，一爲《海音詩》一爲《觀海集》以下依次介紹。

《海音詩》是作者在咸豐二年夏秋之際臥病在床所作，對於這本詩集的命名與寄託，作者於該詩集的第一首與最後一首分別作了明確的說明。

「秋齋臥病謝朋徒，軟枕狂吟且自娛；絕域西來聲不斷，可知歌答有天吳。」（註五）

「四年炎海寄微官，虛喫天朝首蓂餐；留得秦中新樂府，議婚傷宅總憂歎！」（註六）

由上可知，作者是在病床上完成這部作品的。而由「留得秦中新樂府」之句可見，作者之所以寫作此書，是抱有使命感（註七），也即是欲仿效白居易作〈秦中吟〉等新樂府詩以反映社會現實的精神，來作《海音詩》的。韋廷芳於書序中言：「先生聞所創聞，伏枕謳吟；耳中洶湧澎湃，鬱勃怒號之音，與胸中嶄奇磊落牢騷不平之音，互相遙答。詩成而疾愈殆。」由此可見作者爲了完成這本能反應社會現實（立言）與發抒己身不平之鳴（安身）的著作可說將一生最後的精力都投注於其中了。

至於其作之內容「紀述臺灣山川、草木、禽獸的怪異，與其風氣習俗的特徵，言之有物，句無空構。」（註八）謝章铤曰：「君留心文獻所至輒蒐羅掌故，在甯者《鶴場漫志》，在臺者《海音》」（註九）。由此我們可概略得知《海音詩》在內容上的特色。

《海音詩》的形式是以一百首七言絕句，每首皆搭配說明組合而成。這與董天工在《臺海見聞錄》中先記事物再以詩附之的形式正好相反。而這種百詠詩在臺灣之前已有三人作過，一為張湄、二為夏之芳，但皆為殘稿，三為道光初任臺灣道的周漪《臺陽百詠》，然而今已全部亡失。《海音詩》不只是第四本百詠詩，更是唯一獲得完整保存者。

至於《觀海集》在民國八十二年以前都是有目無書的狀況，直到近年在大陸方面出土後，吾人方得一窺其貌。此書依年分爲四卷，正與劉家謀在臺四年相吻，所以「《觀海集》可以說是劉家謀在臺灣的詩歌隨筆。」（註一〇）。這與《海音詩》的寫作時間（數月完成），性質（有計畫創作百首），動機（仿效新樂府運動反映社會現實的精神）皆不同。

統觀這兩本詩集，可由「客體描繪」和「主體發微」兩方面論之。《海音詩》雖應歸屬於「客體描繪」者，但實也有許多作者與客體主客交與的作品，只是與「主體發微」又略顯不同。《觀海集》則是兼而有之。試先以《海音詩》爲獨立範圍論之，再論《觀海集》。（註一一）

二、《海音詩》的內容（註一二）

大抵可分爲四類，這也即是它的三個主要特色。

（一）史地觀覽之興：這是作者以詩對於臺灣的歷史、遺跡與文物、人物還有一些鄉土地理的誦詠，其中又以詠人物者最多。可蓋分爲三類：

1. 讀書雜感：此類作品是作者在讀書時的相關建議與想法，數量不多。如對於嘉慶年間完成的《續修臺灣縣

志》中有人妄加注道光以後事者，作者即提出不贊同的看法。詩云：

「發凡起例倍精嚴，謝鄭同心兩美兼。誰敢揮毫相點竄，畫蛇應笑足輕添！」

2. 思古之情：此類包括作者在尋幽訪勝中，對於古蹟的聯想，對於前人的追憶，以後者爲多。海音詩集中有超過十分之一是寫對於前人之追憶懷念者，不論臺灣人、大陸人都有，多集中於詩前與詩末。今錄其尋訪寧靖王府之作與詠吳鳳者。

「故宮蕭瑟土花斑，海外當年轉徙艱；寶玦珊瑚無覓處，天人眉宇落民間。」

「紛紛番割總殃民，誰似吳郎澤及人！拚卻頭顱飛不返，社寮俎豆自千春。」

3. 滄海桑田：這是作者對於地理景觀之變遷的記錄兼以感懷，爲數亦不多。有關於滄海桑田之事，在姚瑩的《東槎紀略》一書中也曾言（註一三），道光年間因爲一次大風雨由河流帶來眾多的泥沙，結果造成安平內海的淤積，而成爲海埔新生地之事。今錄其詩如下：

「舊蹟空餘大井頭，敗蓬斷纜可曾留？滄桑變幻眞彈指，徒步同登赤崁樓。」（註一四）

（二）民俗風物的描繪：一般外來者對於臺灣的描繪都是重在原住民族、景物風光、動植物產者，而不是著重在漢民族於此的文化特質之記錄，陳韶盛的《問俗錄》是注重於記錄文化現象的佼佼者，劉家謀以詩記事，對此之著墨也很多，深刻的反映了當時在臺灣的漢人社會情態。尤其作者大量引用記錄下有關的專有名詞，對於後人在解讀前人之諺語、民

間文學作品裨益甚多，也可相當程度的反應作者對於臺灣文化，尤其是民間漢人社會的瞭解之深切。至於作者有關民間文化之記錄而偏向負面價值者，待下一類中再談之。

1. 祭祀：作者對於臺灣人於人死之後的祭品要求使用「豬頭」，並以能準備九顆豬頭者為上，曾有詩以記之。

「晨膳夕膳可能謀，罔極恩從死後酬；未必重泉真一飽，筵前爭進九豬頭。」

至於普渡、燒王船等宗教祭祀行為，作者亦都未錯過。

2. 殯葬：臺灣傳統習俗於往生者出殯時都會請戲班前來表演，而在劉家謀的筆下，我們可以知道這其實是其來有自的。當然也有請人來念經作法事超渡的，作者引俗稱為「弄鏡鉞」。至於臺灣的墓葬文化，少有人筆記及之，作者則對於臺灣人喜厚葬，但財多邪心起，盜墓文化也很猖獗的情況都有所錄。今錄其寫送死者往生的種種。

「山邱零落黯然歸，薤上方嗟露易晞；歌哭驟驚聲錯雜，紅裙翠袖映麻衣。」（註一五）

3. 巫醫：道家有所謂符籙派，這種對於某些被視為有神力的圖紙之崇拜，在臺灣至今仍頗為風行。劉家謀筆下也有記錄將這些圖紙視為仙丹妙藥而服食之者。

「箕中懸筆倩人扶，潦草依然鬼畫符；道是長生真有藥，九泉猶未覺迷途！」

4. 嫁娶：臺灣人的習俗奢華，是許多來自中國的官吏所無法置信，並以爲當整肅者。而臺灣人嫁女兒的隆重，作者亦有所記，至於其他負面的看法則待下文再詳說。

「厚奩不惜費金銷，盼到堂前亞亞腰；猶藉雞豚相餽

遺，盡情唯博大家燒。」（註一六）

5. 婦女：作者對於臺灣婦女的習慣、樣貌，乃至於其出遊的時間等多所記之。如婦女多「吸生煙、喫檳榔，日夜不斷。」另「以黑齒爲妍。」等大概是指臺灣平埔族婦女。另外記臺灣婦女出遊的日子，則蓋指漢人家庭。如其言「菜市坡放煙火，常以花朝前後。是夕婦女皆出遊，墮珥遺簪，填衢塞巷」「清明前後，婦女俱適墓。淡粧素服，三五成群；隨柳傍花，男女不避。祭畢，摘樹枝歸；或簪之，謂之『插青』」「鯤身王，俗謂之『王爺』；以五月來，六、七月歸。歸時，郡中婦女皆送至海坡上。輕薄之徒，藉言出遊，以覘佳麗。」皆是有關婦女鮮明的民俗圖像。

6. 互助：外人對於臺灣風俗的記錄往往多負面評語，此處作者記臺灣有家境不寬裕者，聯合組織成「父母會」，若有一家喪親，則奔相協助，可謂善俗。

「爭將寸草報春暉，海上啼烏作隊飛。慷慨更無人贈麥，翻憑百衲共成衣！」

7. 文風：作者在詩集中也有提及臺灣之文風者。對於臺灣學童的早慧但卻多難培養成大器，作者除了訴諸「風水」問題，也提出癥結點恐在物質環境的誘惑所致。而另一首詩寫臺灣人寧願花大錢嫁女兒，卻不願多花錢聘老師，事實上也是物質誘惑的一例。今錄此二詩如下：

「少時了了大時差，遊戲徒教誤歲華！莫惜十年遲樹木，飄零容易是唐花。」（註一七）

「千金送女亦尋常，翠繞珠圍各鬥強；底事一經思教子，翻愁破費束修羊。」（註一八）

8. 賓客：爲了生活來臺求職的內地讀書人，際遇往往有天壤之別，有的服務官府擔任幕僚或者設帳教學或謀食於臺灣大家，如「北郭園」、「潛園」之下者，尚能衣食無憂，但作者卻見到更多求職不順淪落他鄉的人。這種殘酷的寫實，是很難得一見的現象之反應。

「懷中刺減少遭逢，回首家山路萬重；典盡征衫歸未得，幾人豪氣傍芙蓉！」（註一九）

9. 奢華：早期臺灣既然物質生活富裕，生活難免多有浪費。作者曾針對這個問題而多所批評，然若欲稱此爲敗壞之風，或不可也。故錄於此：

「耗擲饕餮百口糧，如山猿籍不堪償；傷財翻被居財誤，浪說紅龜是吉祥。」（註二〇）

「一席珍肴費數金，萬錢日食更難禁；不如真率溫公會，嘉話流傳直到今。」

（三）負面社會的揭示：前文已言，作者有向發掘民間疾苦等社會問題的寫實詩人看齊之意。所以作品專力於強調社會問題者頗多，這種鮮明的個性在雍乾時期清朝國勢隆盛，思想箝制相對嚴格的年代是不得見於世的。

1. 道德淪喪、綱常不振、習俗敗壞：中國官員來到臺灣後經常會將臺灣社會中許多不合倫常與道德的社會現象揭露、批判，這或許參雜了幾分文化優越感，但事證歷歷，很多既存的現象也確實是存在的，我們唯一可辯駁的是他們所揭露的問題，也許很多在內地也有，畢竟臺灣的文化成分大部份都是移植自閩南、廣東一帶的。但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卸責，尤其是知識份子更必須負起社會教化的責任。劉家謀在《海音詩》中也曾大量揭露臺

灣種種敗壞的風俗。但一切批判都是基源於一套既成之成見的，這種成見就是價值觀，人人都有而且雖有一定方向，但沒有兩個人的觀念可以完全吻合，所以我們由劉家謀的批判，也可以從側面得知其思想價值觀爲何了。如臺灣早期爲單身的移民社會，很多人都沒有子嗣，在家業漸廣之後，他們爲了有人延續香火，往往會收異性人士爲後，俗稱「續螟蛉」。此事就今人觀之，並無多嚴重的道德問題。但在當時，對於這些來自傳統中國社會的官員來說，便猶如五倫綱常的崩解一般，而罵其爲「瀆姓亂宗」，事實上這不過是像某些人不願生子，就會遭人冷嘲熱諷一般，劉家謀即是持較傳統觀念者，然此事應該是不必苛求的。

另外劉家謀對於臺灣人的對於婚嫁的隨意、不知珍重，又經常未娶而先納婢妾的現象都有所批評。這雖然不會觸犯當時之法，但就道德、感情層面來說，的確有需要檢討的必要。以下試觀一首寫到作者以爲臺灣漢人對於婚嫁的珍重反而不如平埔族夫妻的詩。

「愛戀曾無出里閭，同行更喜賦同車；手牽何事輕相放，黑齒離題恐不如！」

再如寫臺灣人的人情澆薄，還有大陸人多喜娶臺灣女，但女子嫁後卻必須負擔夫婿一家人的衣食，故久而便成爲畏途，這種互相不誠的交往關係，作者也是不能苟同的。還有臺灣中年婦女收養青年男子以圖淫樂，俗稱「飼黃脰」。臺灣人吸鴉片煙的習俗。工人耽溺於感官、物質的即時行樂之價值觀，作者也多曾痛心的指陳。試錄其中言臺灣人情澆薄與工人之沈迷於「三棺」

之事如下，實不無省思之意義。

「誓海盟山意正長，纏頭百萬亦尋常；三家村裏盲兒鼓，猶唱當年黃錦娘。」（註二一）

「勞身猶足博餐餐，歲暮無衣意亦寬；不怕飢寒寧怕死，自家斷送入三棺！」（註二二）

2. 社會黑暗、吏治敗壞、惡勢力抬頭：作者在這方面的著力甚深，是難得能直揭社會黑暗面者，尤其對於一個手無兵權，官職又卑微的教諭而言，其坦蕩之態度更是令人尊敬。

在作者筆下，不論是欺壓百姓的「虎老爹」，荒唐的「飛租」制度，放高利的「五虎利」再如官府兵丁對於人民的壓迫，作者皆能活生生的呈現在吾人眼前。以下試錄其中有關租稅制度之不公平者：

「有田翻得免催科，納賦人無半畝禾；鳧鴈秋糧自狼籍，南山烏墜北山羅。」（註二三）

3. 人民、婦女生活的困苦：對於民生的疾苦之關懷，是中國詩歌傳統中的主要題材之一，劉家謀詩中對於此亦多所著墨。如對於臺灣人民因為旱災和外銷失利因而導致的生計困難之描寫，還有對澎湖地貧民瘠的關切皆是。今錄一首，讀之頗令人心酸：

「通泉誰把堰渠開，旱魃如焚總可哀；百面麻旗千面鼓，五街簇簇戴青來。」（註二四）

另外在婦女問題上，婢女的販賣，女子工作的勞苦，作者也有所提及，不過後者都是引用前人早已吟詠過的素材為背景寫成的，如作者引用「澎湖婦人臺灣牛」的諺語為創作素材而寫成的雜詠詩即是。再如引用

阮蔡文「大甲婦，亦何苦。」之句亦然，因為缺乏獨創性，故其價值恐不如前者。今錄其有關婢女販賣問題之詩一首如下：

「可憐十曲已歎歎，再到堂前筆寓譏；辛苦吳航柯博士，載將怨女滿船歸。」（註二五）

4. 治安問題：臺灣長期治安不靖（註二六），對於此一問題，作者顯然亦頗關心，是故我們可以在其詩中讀到作者對於社會各階層角落裡可能發生的治安問題之許多記錄。例如農餘時勞力閒散，變亂易生，臺灣社會中甚至有因此而生的各種習俗慣例。作者記之甚明：

「臘月既望，各市廛競饗酒肉，曰『尾壓』；秋成報賽，曰『做年』，亦曰：『做田』。禾稼登場，傭工者無以自食，多去而為盜；故每歲十月後，尤重巡防。至臘月望日，飲『尾壓酒』，乃無事也。」

再如與守門串通的鄉間盜賊，豪強之爪牙，擁有成批部眾，猶如軍隊吃用各莊寨的盜匪與藏身林間的羅漢腳、歃血為盟的兄弟都在作者鮮明的筆下呈現了，由此可見作者之觀察力的深刻。至於作者反應現實之詩作，下文將繼續提及，今只錄其一如下：

「密密根連未肯疏，故應外禦藉林茶；大哥尾弟空聯臂，持較同懷總不如。」（註二七）

三、《觀海集》的內容析要（註二八）

《觀海集》分四卷，是作者在臺灣居四年之詩存。卷一（己酉下）的寫作背景是作者在奉命來臺後，於兩岸間前後奔渡之際所存之詩。作者在來臺定居之後，分別寫下了卷二

到卷四以及《海音詩》諸作。其中，卷二（庚戌）既為作者定居之後所作，與「羈旅色彩」濃厚的卷一之作便有所不同。在此卷中，遊覽、訪古與贈答之作多了，但仍有許多作品延續了卷一的「羈旅色彩」。而卷三（辛亥）則是作者居臺心情最低潮的寫照。卷四（壬子）則是作者在病痛與不得調任回大陸的情境下寫成。其心情之複雜與感受，在詩中都完全的呈現了出來。由於這是作者按年所錄之詩存，所以我們可以依次窺見作者的心情轉折。至於其他贈答、記事之詩作亦多，茲分類詳論如下：

（一）羈旅三年的愁困與超脫：（註二九）「羈旅之詩」在中國傳統文學中本即是激盪文人感情的重要催劑，而作者在《觀海集》中有相當大的比例都呈現出這類型的思想情感。以下筆者試圖以羈旅之詩的特質為主軸出發，並藉兩條情感線軸的分合來說明作者初來臺時之思想狀態。由於卷一的內容最富「羈旅色彩」，故筆者將先以卷一作為探討素材，接著再依次探討其他各卷。

首先第一條線軸是在闡明作者在感情上，對於家鄉與親友的思念、不捨之情。如〈別筠川弟〉中的親情，〈別內〉、〈歲除寄內〉中夫妻相思的深厚感情，還有〈夜聞海島聲以為雁也〉的思鄉之情皆是。「誰道臺陽無雁度，嘶酸夜夜月明中。」的酸楚之情正是其心情寫照。

第二條線軸則是作者在詩中對功名、身世的感想與思想之轉折，並由此明其心志與宦途的際遇。

我們在作者的詩上可以很明顯的體會作者的詩有一種濃厚的失意文人色彩。如作者便常在詩中提到自己的不得志與身世之嘆。〈秋日雜感〉中的「可憐鮑家詩，徒唱秋墳

鬼。」〈盤龍王潮墓〉中的「世無伯樂無驂騑，下馬荒墳淚如雨。」〈興化道中雜感〉的「招尤不惜緣知己，賦道寒鴉轉自哀。」都隱約透露了作者的不得志。而其〈飲酒〉詩大概是藉陶淵明「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的意涵延伸而有「千金買長劍，久不橫腰間。引杯持自看，恐有銅花斑。」之句，不得用世之情同樣表露無遺。至於作者的〈漁谿旅次〉：「昨尚故鄉今異縣。」〈舟中偶興〉：「浩浩胸原壯，蕭蕭鬢欲斑。」之句，則有著作者身世飄零的感觸。

作者的仕途既然不順，很自然的便會反思自己對於追求功名之意義何在，以及人群在現實之中競逐的意義，試看其在〈興化道中雜感〉第四首的：「浮名畢竟關何事，驛騎年年去故鄉。」以及〈遊萬石巖〉的：「不知身是客，猶滯俗塵中。」等句皆有此一意義含於其中。

至於作者在失意時卻未選擇自我放逐於林野間，脫離現實功名的追求，原因何在？大抵有二：一是對於家國的期望，二是現實生活上的壓力。咸同年間國家已陷入風雨飄搖的年代，作者既為政府的官員，不可能置身事外。其在〈興化道中雜感〉第二首的：「江山舉目無窮感，更把零箋記板橋」與〈浮海〉中的「鄉國愁相望，塵氛幸不撓。」之句，便皆充分表現了其老壯報國之心。至於在現實生活上的壓力方面，作者在〈出門〉中言：「微官輕奔馳，八口實累我。」已點明此意。但作者既然出而為官，也非完全只著眼於生計考量，其對於家國仍是有相當使命感的。我們由〈塗嶺曉行〉中的「不識風塵勞，終年守鄉縣。」即可為證。

既然基於現實生計和知識份子的理想所產生的入世選擇（第二條情感線軸）與思鄉、懷親的感情（第一條線軸）是

無法兩全的，作者到底是抱著什麼樣的態度來作選擇呢？大抵，一開始是一種樂觀的態度，其在〈出門〉詩的末句「三年以爲期，無事愁眉鎖。」就點明了自己在出門前所抱持的樂觀念頭，大有認爲時間很快就可過去之意。但人的態度總是會因爲時間的改變、現實的遭遇與呈現而發生變化的。事實上，對於家鄉舊識的思念與仕途的飄泊之衝突不斷的在作者的詩中所強調的「三載」、「三年之期」裡所呈現著。因爲「三載」是一任官的期限，一任官後才有轉調的希望，所以「三載」就不斷的在詩中被作者所提及，而成為兩條線軸的衝突點、交會點與妥協點。

由於兩種情感線軸交會於此，我們由〈歲除寄內〉的：「三載期難縮，重洋夢易迷。」〈寄筠川〉的「遠宦動三載，那無雙鬢蟠。」等詩句中都可以體會到作者在現實使命與感情拉扯的現象。

三年不變的宦期如象徵宦途的旗杆，被作者的思鄉情懷所吹拂著，雖然不斷飄搖但仍吹不走，這正是作者的寫照，也正是本詩集的重點，作者在接下來幾卷詩中，事實上主要都是以此爲心情的揪合點。

而在卷二中，作者仍有許多充滿羈旅愁困內容的作品，如〈月夜不寐〉與〈荔支自內地來而色香味變矣感喟不已〉中所展現出的懷念故土之鄉情，〈七夕〉中對於妻子的思念皆是。另外如〈昭忠祠下作〉的「滿腔猶熱血，一命亦閒身。」以及〈送林衡麓同年內渡〉的「未合遲遲戀此間，鄉心寥落宦情艱。」之句，都可知作者仍舊徘徊於仕途不順的陰霾之中。由此可知作者在此時的思想仍沿著卷一的兩條情感線軸而延長。

至於在「三年之限」的感觸上，因爲際遇沒有改變，心情依舊低迴，爲官的三年之限，依舊如牢籠般，緊緊的匡住作者的身心意志。如〈春日憶東洋諸同志〉的「嶺外荒遐地，三年滯一官。」〈來日〉中的「冬鴻夏燕離鄉久，不到歸時不得歸。」等句，都有著濃厚的時間羈困之意識。

而就在這種心情仍潛伏於心中之時，作者也開始試圖尋求超越，亦即是精神與心靈的提昇。其在〈上巳口占〉（註三〇）中已有將重心放在生活上以尋求自適的企圖。但我們由其他作品可以發現，作者因爲情感的困窘，而產生的失意之情仍是非常明顯且強烈的。這主要表現在兩面，一是「藉物託興以自況」二是直書失意之情。前者如作者在〈法華寺見鹿〉與〈海鳥來巢夜鳴不已〉中，都對於當中的動物有著同情與憐憫之意。但這同時也是作者對於自身際遇的愁困心情之反射。試錄其〈法華寺見鹿〉詩如下：

「如何廊廡下，俛首不能鳴。似雨神僊質，寧無羈旅思。風塵同汨末，頭角失崢嶸。放浪空山侶，呦呦自食苹。」

而作者在〈歲暮偶成〉兩首中，回顧一整年，失意落魄之情在詩中可謂表露無遺。如其「醉臥三間打頭屋，一痕明月亂山東。」之句，以及「賸有辛酸兒女淚，無聊灑向海西雲。」等皆可爲證。

相較於前兩卷詩，卷三（辛亥年）的存詩是不多的。而在此卷中，表現作者內心主體感受之作品又是主要的部份，不像卷二的大量描寫客體事物，這使人明顯感覺到作者此時在內心中必然有著很深的悸動與感受，所以使他無心於描寫較不具個人感情色彩的外在事物。我們由其中幾首睹物

思情與思人的詩作即可知，作者對於故土種種的思念仍是深重的。〈庭前忍冬籐花〉是作者由一株花想起在寧德時也曾栽種同樣的花卉。〈重題九曲泛月圖（有引）〉是作者由重題一卷已故老友相贈的圖畫，想起過去在大陸時的生活，顯然有著對於過去與故鄉的懷念，而對於自身的遭遇則是充滿感嘆的。

在這種情緒的牽動下，三年之限的時間羈絆，自然無法從作者心中消除。如其在〈閏八月九日同晴江表叔過天心堂訪魏維清茂才適陳菊士林傳忠亦至置酒話月率成長句〉中的「興來一笑呼魏生，三載風塵勞已久。」以及〈口號贈韋鏡秋秀才〉的「三年游宦隔滄波，去住躊躇兩奈何。」皆是。而在此情感低潮延續的同時，外在環境的挫折更深創了作者的心靈。

其〈哭賴子瑩同年〉、〈爲歡雲刪詩畢未寄去而訃音至矣〉與〈得旭軒兄訃經年矣屢欲哭以詩一把筆輒心痛不止秋窗枯坐率成四章不知是字是淚也〉等詩都對於朋友的亡故有著深層的感受，也對於人生於世是否該努力充滿懷疑，這對於已經心情不順的人來說，在精神上的打擊必然是很嚴厲的。似乎是在此一而再的打擊之下，作者竟然出現了失眠的現象。故我們由〈閏中秋夜醉後作〉的「莫惜千杯醉，還尋一枕安。」之句，可以窺探其當時的心境。

我們由此卷詩可知，作者在內外交迫的情形下，真的是不好過的。所以其〈酒後〉與〈落魄〉詩，都將作者無助又心傷的感受形諸於筆，我們可說此年是作者心情最低潮的時期。試錄其〈酒後〉詩如下：

「酒後蛾眉蹙更深，四絃忽作不平音。自信十載辛酸

淚，未敢逢人便滿襟。」

至於在卷四中，原本作者所期望的三年之期已經超過，但歸鄉的願望卻未達成。所以其反應是本卷中值得探討的重點，由於作者的《海音詩》也是在此年完成，所以我們可以說這是作者寄託情懷、分散注意力以免傷心的避風港。另一方面，作者於此年的重病在床，是否對於其心態有所影響也是值得注意的。

大抵而言，作者在這卷詩中，依舊充滿了濃厚的思鄉情緒與自傷身世之意。如〈正月初七夜對月有感〉中的「狂歌還痛飲，歸思暗悲辛。」之句，大概是剛得知不得歸鄉之後的反應。至於〈送郭巽帆司馬歸養秦中〉中的「自憐島上仍羈滯，鶴怨猿愁歷幾冬。」之句，有一種相形冷落之情。〈病中不寐〉的「旅病支偏苦，鄉愁撥不開。」心情的低潮更是明顯。

至於作者為何在三年後不選擇離開呢？顯然家計的考量還是重點，我們由其〈東陶徑諸羅〉中的「都爲斗升祿，難言骨肉情。」以及〈寄筠川弟八首〉的「薄田猶未買，先塋可無資。」等句皆可爲證。

至於對家國危難的關心，作者雖然仍未忘，但由其〈秋日漫興〉之詩可知，作者所重者是中國本土沿海與邊疆的戰禍，如此則留在臺灣任官，似乎便不能與作者有心報國、關切國事的思想意圖劃上等號了。

既然爲了生計不能辭官，又調不回內地，適度的心態調整，便成爲必要的反應。作者在卷四詩中提及心態改變之詩很多。只是到底是爲安慰人而欲蓋彌彰之語，或是真心話，恐怕還是需要幾番斟酌。如〈寄筠川弟八首〉的「差喜頑軀

健，炎荒久亦宜。」以及〈養痾林永怡寓樓書以誌感〉的「一領青衫無恙在，海天對酒且陶然。」皆可能只是在安慰人的話。不過〈九日風雨吳雪堂招飲宜秋山館〉的「今日始（註三）逢開口笑，三年塵海總茫茫。」以及〈重陽後一日恕齋復招飲率成長句〉的「醉翁之意不在山，但遇銜杯亦成趣。」以及〈長至日飲家鍾白秀才家〉的「宦久漸知人意好，飲多不覺旅懷開。」則真正超脫的味道就比較濃厚了。只是這三首詩都與酒有關，是否意含著消極的借酒澆愁之意，則尚待進一步討論。

但無論作者的心態是否較以前開朗了，他在年終的兩首詩〈歲暮偶成〉與〈凌霞閣守歲〉中，所表現出濃濃的鄉愁與身世飄泊之感，都已間接的說明，縱使他的心態已經開朗了些，但最終還是充滿著揮之不去的遺憾。而隔年作者也就抱著此一遺憾過世於臺灣，結束了這位愁苦詩人的一生了。

（二）新樂府精神之追求：在《海音詩》中，劉家謀曾有「留得秦中新樂府」之句，以明己身作詩乃欲直追唐代元白新樂府運動的精神，也就是能反映社會現實狀況的精神。而在《觀海集》中，作者更有數篇以樂府歌行體所作的詩篇，包括卷二的〈草地人〉、〈唐山客〉、〈羅漢腳〉、〈大頭家〉等十篇，以及卷三的〈楊花曲〉，卷四的〈賣兒行〉、〈鐵線尾婦〉等皆是。再如〈哀澎民四首〉與〈赤坎〉（註三）等雖非樂府歌行體，但在內容精神上則與之一致。這些作品大抵以揭發時政之弊、反映社會實況與關懷人民痛苦為主要內容，與《海音詩》頗多內容相似，由此可見作者頗留心於觀察時政，在揭發時弊方面，如〈虎老爹〉批評官員的欺壓百姓，〈換臺兵〉揭露了臺灣兵多而無用，相互結黨營

私的現象。（註三）〈大頭家〉則反映了臺灣家業大者時常為了賑濟公私事務而疲於奔命的辛酸，這隱約的也透露了作者對於政府無能的不滿。今錄其〈虎老爹〉如下，詩云：「山中無虎城中有，虎曰老爹恣哮吼。虎兮猶足伏吏胥，堂上老爹恐不知。吏胥如虎將虎媚，一虎坐吞眾虎餌。老爹老爹真尊崇，城狐社鼠地不同。可憐一樣牙鬚猛，但博登場稱相公。」

至於〈童乩曲〉、〈鴉片鬼〉、〈珠母孫〉等作，則與《海音詩》中筆者所謂「負面社會的揭示」之內容相同。分別將臺灣的迷信、沈迷毒品、道德淪喪之現象一一道出。而〈唐山客〉則寫大陸來臺經商之人日日流連於臺灣尋花問柳而徒留家眷在大陸望夫早歸的現象，這與《海音詩》中描寫「賓客」因為求職不順而淪落臺灣無法回歸故里的情況恰恰相反，但同樣可以使我們明瞭當時來臺經商、謀職的大陸人的各種面貌。

在這些作品中，筆者以為最有價值者當推〈赤腳苦〉、〈楊花曲〉、〈賣兒行〉、〈哀澎民〉四首、〈鐵線尾婦〉等能深切與民同苦的作品。〈赤腳苦〉寫奴婢不能嫁人，而主人卻任其「野合」，待生子後則命其棄之，留乳汁以哺乳主人家之兒女的殘酷現象。〈楊花曲〉則是寫大陸軍人與在臺女子生女後任意拋棄，最後該女長大卻孤苦無依，只能淪落風塵討生活的悲哀局面。〈賣兒行〉則寫澎湖飢荒，只得買賣兒女，以斤兩論價高低的慘況。〈哀澎民四首〉同樣是寫澎湖飢荒之後的各種現象。〈鐵線尾婦〉則寫澎湖一婦人其夫不知生死，只得扛起全家生計，但又因「妾價廉，婢價高。」所以只好賣身為奴，昔日步履維艱的三寸金蓮，竟也

變的健步如飛，「縛腳化赤腳，奔走能忘勞。昔時鳳頭鳥三寸，步步蓮生嫌不嫩。即今十指擘難開，翻祝如飛足能健。」，這種爲了全家生計而不惜犧牲自我的精神與婦女形象，與阮蔡文的「大甲婦」詩可謂歌詠臺灣婦女美德的雙璧。

(三)傳統掌故風俗之蒐羅：這類客觀描寫臺灣風土民情的作品在《海音詩》中作者已經作了相當大的努力。而在《觀海集》中則可以富含民歌風味的〈臺海竹枝詞〉十首與〈赤崁子夜歌〉兩首爲代表。

「竹枝詞」最早淵源於唐朝劉禹錫，其酌取了民歌中重歌唱趣味，以及不重婉麗詞藻而重自然韻律的活潑風格，將之融合成一種輕快跳動，極適合傳唱消遣的歌謠。而這種富有民歌風味的文學作品，歷經千年仍爲後人所不斷傳唱、創新，始終未曾斷絕。今錄其中一首如下，詩云：「襟貨來憑鼓報知，欲招賣肉角先吹。錚錚聲向門前過，莫是貓鄰薩鼓宜。」（註三四）

至於「子夜歌」最早源自南北朝民間的「吳歌西曲」多用作情歌，或閨怨歌，時而浪漫熱情，時而委婉溫柔。〈赤崁子夜歌〉也能承襲此一特色，試錄其中一首，詩云：「橋南望橋北，鐵線一條橫。郎休過橋去，過去總無晴。」（註三五）此詩是藉婦人的口吻，對於遠行的愛人表現出不捨的心情。而民歌的特色之一，利用「諧音字」以隱約表達意念，作者也能巧妙的運用。如「晴」字是「情」字的諧音即是。由此可見其藝術價值是很高的。

(四)尋幽訪勝與遊戲題贈之作：在文人的詩集中免不了遊戲、贈答或是記事、寫景之作。只是劉家謀所作此類之詩多

半蘊藏了相當程度的愁困感情或現實批判於其中，就內容而言應歸類爲上文前兩類，但仍有部份作品並不含有「強烈的愁緒」或「現實批判意識」是可歸類於此的，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窺見作者日常生活的一面，與交遊的情形。以下概分爲五類敘述：

1. 懷古懷人：作者在探訪古蹟時，多藉之以發思古之幽情。如〈鄭延平郡王祠〉是對鄭成功的遺跡發今昔對比之感懷，以及對於其與其父「異代自君臣」之嘆。而〈昭忠祠下作〉所追懷者則是曾在臺灣戰亂中死亡的軍士。〈紅毛樓懷古〉則是由頻頻易主的「紅毛樓」，懷想歷史的滄桑。其詩云：「東海鯨魚亦自奇，百年侵地返牛皮。不堪回首嘉禾嶼，樓閣重重照水湄。」

至於作者尋幽訪勝之對象不只有古蹟，更有人物事蹟。如〈薙髮匠營卒王姓爲余道達總戎（洪阿）舊事〉詩，就是作者從一位「魁然八尺負奇骨，廿載浮沈仍散卒。」的軍中剃頭士口中得知，早年臺灣曾有一位深得軍心的將軍，他不但「愛士如愛兒，飢飽寒煖心能知。」而且毫無架子（註三六），但最後卻被調往沙漠地方，甚爲可惜。（註三七）作者這首記事詩可說與《海音詩》中佔有相當成分的追昔前人之作同樣具有保存當時人物事蹟的價值。

2. 招飲遣興：作者久居臺灣，偶而與友人相聚同飲、聊天，似乎對於作者在心理上有相當大的慰藉作用。故作者的少數敘事長篇（註三八）除了用於反映社會現實外，便是用在此一類主題上，恐非巧合。其〈閏八月九日同晴江表叔過天心堂訪魏維清（緝熙）茂才適陳菊士（尚

恂）林傳忠（上賢）亦至置酒）與（重陽後一日恕齋復招飲率成長句）都是此類作品，其中前者敘述作者與友人置身野外山郊之廳堂共享美景，於是以簡單的酒菜共渡良宵，最後盡興而歸的場面。相較於作者許多愁憤之作，在這篇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開懷、暢快的一面。至於後者之作則是「續集」，我們由其言：「醉翁之意不在山，但遇銜杯亦成趣。去年天心堂醉後，好月生庭廊。今年宜秋館，風雨清瀟助飛殘。」即可知曉。而這兩篇雜言詩，可說是作者欲藉朋友相聚以求心理釋懷、慰藉的重要佐證。

至於作者另有〈聽楊陶徑廣文譚火山之勝〉是作者之友到嘉義（註三九）觀火山後返回向作者述說火山之奇狀，作者於是將前後經過與見聞都寫入這篇七言古體詩中。全詩寫得相當生動。作者雖不能親自前去尋幽訪勝，但藉由來訪友人的生動敘述，亦別有一番情味。作者聽此事、作此詩都有「遣興」之意，故當歸為此類。

3. 友朋情深：上文已言，作者在用以贈答的詩作中大部份都含有相當多的愁緒。但也有部份作品可以反映出作者對待朋友的真摯之情。如〈懷姚石甫先生十韻〉中的「轉念艱難會，相逢意氣深。」與〈贈雲裳四首〉中的「往日江郎筆有花，賦成恨別滿天涯。」以及〈晤陳旭齋孝廉即送其北上〉的「輪囷鬱肝膽，邂逅識君奇。可惜一尊共，旋為千里歧。」之句，都深富有兩地相隔之嘆與離別不捨之情。讀者細讀即可知，這絕非一般的應酬文字。

4. 單純酬贈：作者的作品中，這類作品與單純描寫山水花

草或描摹景物的作品獨少，由此可見作者思想上的深度、情感上的豐沛與作詩認真不苟且敷衍的態度。作者的〈送韋鏡秋問西（國琛）兄弟應省試〉就是一般的應酬文字，但仍寫的流暢通達富勉勵之意，詩云：「親在成名好，家貧就道難。七鯤新舉迹，雙鳳早飛翰。若過吾廬便，為言遠客安。男兒四方志，別淚肯輕彈。」

5. 遊戲之作：作者在卷四中有〈詠煙〉兩首，是少數的詠物之作，雖然缺乏實質內容，但作者已明言為「三月十五日戲作」，在多富有深重思想感情的劉家謀詩作中，這兩首詩反而因獨特而產生了價值。試錄其中一首，詩云：

「一縷浮雲整復斜，水涯搖曳更山涯。秋生湘浦朝朝雨，春滿揚州處處花。皎潔玉光常照日，紛縕香氣自凌霞。鬚絲禪榻風輕颺，細雨分明隔碧紗。」

四、小結

總括而言，劉家謀在臺的作品可說是由血淚所堆砌而成的。對於自己他感傷和矛盾。對於社會，他又有著知識份子的懷抱與理想，不受制於惡勢力或為了自己的前程而屈膝於小人之下。他的作品多有著深刻真情而易讀的特色，是咸同年間的宦遊文人之代表，也是繼孫元衡、朱士玠之後臺灣宦遊文學詩歌領域中的悲楚放逐文學之繼承者。而且相較於前兩者，他還能盡心於民情的觀察與針砭，這方面的成就即使是本地作家也少有人能及，尤其對於代表權力集團的宦遊者而言，更屬難得。

而他的作品中大量反應現實的精神，與乾隆時期中國詩

歌長期處於追求形式、內容空虛、粉飾太平，也就是龔自珍所謂的「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之詩風顯然是完全不同的。在乾隆後期到道光初期間已有黃景仁、彭兆蓀等名詩人起而反對此一不合時宜的盛世之音。由此可知，劉家謀也是屬於此一流者，他們都是中國詩歌發展到清代晚期的革命者，因此探討其詩可謂別具意義。（註四〇）

【註 釋】

- 註一：詳見《校注海音詩全卷，清韋廷芳序》劉家謀著，吳守禮校注，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四十二年初版。
- 註二：詳見《重修臺灣省通志卷十藝文志著述篇》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八十二年出版。其二〇八、二〇九。
- 註三：清，謝章铤在《教諭劉君小傳》一文中言其「祖父讀書世其家，君少穎異，十四能詩，十九舉於鄉，成詩已數卷。……宴鹿鳴時，君年最少而才名最盛。……既累上春宮不第，以大挑得教諭。……上官有齟齬士者，君力與抗。上官率不喜君。寧德令某為考語曰『劉某憐才愛士，敢作敢為。』」可為證。詳見《校注海音詩全卷、教諭劉君小傳》。
- 註四：同上注一。
- 註五：其原注為：「壬子夏秋之間，臥病連月，不出戶庭。海吼時來，助以颶颶；鬱勃號怒，壹似有不得已者。伏枕狂吟，尋聲響答韻之；曰『海音』。」
- 註六：其原注為：「己、庚、辛、壬，歷四載矣。」
- 註七：翁勝峰在《劉家謀的〈觀海集〉》中言：「〈寄筠川弟〉所謂足為『立言安身』的『竹枝詞』應當是指《海音詩》百首，而非《臺海竹枝詞》」可與此處作呼應，由此可見

劉家謀對於《海音詩》的重視。

- 註八：詳見《臺灣省通志卷十藝文志著述篇》頁二三三。
- 註九：詳見《校注海音詩全卷、教諭劉君小傳》。
- 註一〇：詳見翁聖峰，《臺灣文獻四七卷四期》、「劉家謀的觀海集」頁一八一。
- 註一一：本處是參考翁聖峰在「劉家謀的觀海集」中之論點。
- 註一二：詳見《校注海音詩全卷》，本文所引用者為經連橫整理類編過後之《臺灣雜詠合刻》中的《海音詩》版本。（臺灣省文獻會，民國八十六年出版。）該版本有部份用字的差異吳守禮先生在《校注海音詩全卷、原刻本與省立臺北圖書館抄本海音篇目對照表》中已明確說明。據吳守禮先生的《校注海音詩全卷、校注海音詩跋》言，讓「抄本為前臺灣總督府圖書館抄自尾崎秀真氏，尾崎氏又抄自連雅堂氏者。」
- 註一三：詳見姚瑩《東槎紀略、籌建鹿耳門砲臺》頁三一。臺灣省文獻會，一九九六。
- 註一四：其原注為：「大井頭，在西定坊，昔年泊舟上渡處；今去海岸一里許。赤崁樓在安平鎮；自郡至鎮，舟行常患風濤；今則由陸路可達矣。天險漸失，防海者所宜知也。」
- 註一五：其原注為：「賽神，以妓裝臺閣，曰『倪旦棚』；今乃用之送葬。始作俑於某班頭；至衣冠之家亦效之，可慨也夫！」
- 註一六：其原注為：「嫁娶輒千金，少亦累百；愆期者所以多也。何若稱家有無，早成嘉禮乎！娶婦三日後，拜堂；新郎望前叩頭，新婦望後倒仰，謂之『亞亞腰』。既成昏三日，小舅來「探房」；四日，夫婦「回車」；彌月日，做「滿月」；四月日，做「四月」，女家皆餽雞鴨豚蹄以獻於姑，曰「大家燒」。「大家」，俗謂姑也；「燒」，熱

也。」

註一七：其原注爲「臺童多早慧，父師教之爲應制之文，一學而就；書法皆圓整光潤，不難造成大器。第入學之後，束之高閣矣。大抵八、九歲後，智識便開；二十歲外漸塞。說者謂：臺地諸山，早晨極開朗秀發，午後即多蒙翳；雖地氣使然，亦馳逐紛華有以錮之歟？」作者此處提及的風水之說與許多宦遊人士以臺灣地氣浮動（多地震）來解釋動頻起的詮釋路徑是相同的。其在〈聽楊陶徑廣文譚火山之勝〉中言：「炎方習俗易浮動，都爲精華太洩越。由來地氣關民風，所貴韜光藏樸訥。」也可證明作者有此類思想，只是作者在處此尙能點出問題癥結在於臺灣學子常沈溺於物慾之中。

註一八：其原注爲：「千金嫁女，猶嫌其薄；而百金延師，轉以爲厚。富家子，多附學；來往道塗、荒廢時日，有潛逃而爲非者。」

註一九：其原注爲：「臺幕脩脯豐於內地，遊客爭趨焉。然人浮於幕，強半賦閒。羈留海外不得歸，因而凍餓者有之；胡輕去其鄉耶？」

註二〇：其原注爲：「吉凶事，皆用『紅龜粿』；臺語『龜』若『居』，取『居財』之意也。每用，常數百箇；其棄之也如泥沙，暴殄甚矣。」

註二一：其原注爲：「永春人賈於臺者，眷一婦黃錦娘，傾其貲。既歸復來，錦娘拒而不納；流落失所。臺人哀之，爲俚曲紀其事。」

註二二：其原注爲：「臺郡傭工所得常倍。地暖，冬月不需綿裘也。『三棺』者，猜寶『銅棺』也、吃鴉片『竹棺』也、狎妓『肉棺』也。」

註二三：其原注爲：「富室田園日開日廣，逋賦者多；而貧民坍塌

漂沒之糧，不得免焉。」

註二四：其原注爲：「久旱，鄉人皆入城，手執麻布旗，各書名，首戴樹葉，擊鼓鳴鉦，數步一拜；呼號之慘，聞者側然。」

註二五：其原注爲：「周潤東太守（彥）有『十可憐』之歌，戒錮婢也；鄭六亭廣文『再到堂筆錄』亦譏之，以爲士大夫家何苦爲此徒作冤孽以貽後耳。長樂柯儀周廣文（龍章）嘗掌教崇文書院；將歸，載婢數十人於內地嫁之，誠苦海慈航也。」

註二六：可參考金成前《臺灣文獻十九卷第二期》、「臺灣清治兩百多年的內亂外患」等論文。

註二七：其原注爲：「臺竹生筍不出叢外，連根相附爲藩籬城郭之資。不拘年齒推強有力者爲大哥；一年少者殿後，曰『尾弟』。敵血爲盟，相稱以行次；凶終隙末，曾不移時。」

註二八：詩作詳見劉家謀《觀海集》，臺灣省文獻會，一九九七。

註二九：本段引用之卷一詩作有許多並非作於臺灣，而是作於來臺灣的途中，原本不屬於本篇論文探討的範疇，但因爲若不探討此部份，則探討作者接下來長住臺灣的情感變化便失去了發端，故在此仍需引用卷一之詩，特此說明。而本段之內容是參考〈劉家謀的《觀海集》〉中「《觀海集》的懷鄉意識」與「《觀海集》的心靈提昇」兩部份加以融合增添而成。

註三〇：筆者以爲其中「大海茫茫波萬頃，羽觴在手與誰飛。」之句有不爲外物所動，所勞形，懷歸真我自我的任性之意。

註三一：讀者可注意「始」字，此字猶如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之「始」字，有「由於是乎始」之意，它有一種心態徹頭徹尾轉折之後的「宣誓」意義。

註三二：〈赤崁〉對於官吏的嚴苛與人民的痛苦提出了深層的指

責。如其言：「聞道炎荒民力盡，年來政亦拙催科。」

（〈赤崁〉第二首）以及「莫歎登盤惟苜蓿，一餐猶是不尋常。」（〈赤崁〉第二首）皆可為證。

註三三：作者也曾在〈海東雜詩〉第三首中，對於臺灣官兵缺乏戰力，只知沈迷於聲色場所的惡習嚴厲的作了批評。可與此詩作為呼應。

註三四：其原注為：「搖鼓丁東，俗呼賣襟貨，各村婦倍償其值，尺布寸絲，每延至收穫而還。賣肉者吹角。番未受室謂之貓鄰，又謂之貓達，專司鋪遍卓機輪鈴鐸之屬。又曰薩鼓宜，佩之行，則有聲。」

註三五：其原注為：「臺邑春日雨澤獨少，鐵線橋以北大雨滂沱，橋南無一滴，梁觀察文科惡其限於南也，改名通濟橋。」

註三六：我們由該詩中言：「嘗有健兒材勇擅，將軍與之同決戰。揮拳一博將軍顛，兩旁觀者皆色變。將軍徐起笑揚鬚，連稱壯士我不如。」可為證。

註三七：作者在該詩中頗有認為該將軍是不受重用，並有藉此抒發自己未得伯樂賞識之意。這部份的思想已屬於上文中「羈旅三年的愁困與超脫」的部份。

註三八：筆者以為作者如此大費篇幅應該是在心理上對朋友聚會的內容與感想相當的重視，所以才會選用較不拘形式、可暢所欲言的長篇樂府詩與古詩以敘述其內容。

註三九：作者並未明言火山於何處，但文中有談及「水火同源」之事，應指今臺南關子嶺（清代文人皆指名位於嘉義）一帶之「水火同源」景觀。

註四〇：詳見霍有明《清代詩歌發展史》頁二九六、三二二，臺北、文津、一九九七。

作者簡介

姓名：謝崇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生